詩學女為

詩學女爲卷四　　　　歙汪梧鳳著

國風

鄘今衛輝府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古鄘城

柏舟一則

史記世家云衛釐卒太子共伯立爲君其弟武公襲殺之毛氏奇齡據此以爲鄘柏舟非共姜詩也不知武公賢君必無弒兄之事陸氏詩學以爲戰國好事之口於聖賢橫加詆毀史公不察而筆之書其說良是故此詩斷從舊說詩解頤曰衛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爲鄘女爲新臺後乎此者爲牆有茨爲君子偕

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滅矣聖人於其間而置柏舟焉又以見人心之未嘗亡天地之未嘗滅也不有疾風無以知勁草之後衰不有洪流無以知底柱之屹立聽桑間濮上之餘音而歌柏舟以洗之亦豈不足以挽風俗之衰而扶綱常之重則其置之鄘風之首亦宜矣

牆有茨二則

詩傳詩說皆謂三叔藉周公鄘人風之賦牆有茨不知骨月相殘其事可傷而非可醜此爲僞說無疑詩正以公子頑爲禽獸之行有城狐社鼠之嫌去之不

可道之不能而卒之茹吐之間隱而彌顯聖人所以登之以垂戒萬世也與

冓者冓材成室中冓四面冓合極其幽隱比深宮之中非人所能窺詧詩作中夜義同

君子偕老七則

此詩惟子之不淑二語是顯刺餘皆以君子偕老句作主而反復咏歎之但極言其服色之華容貌之盛不及淫亂一詞而匪僻者已顏變愧生無自容之地矣

副首飾笄卷髮者三禮圖云簪也珈笄飾

象服毛傳作象骨飾服鄭箋引舜典謂褕翟闕翟宜從箋

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鄭註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毛傳翟羽飾衣非是

毛傳展衣以丹縠爲衣鄭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瑳字說文云玉色鮮白王肅亦云衣服潔白之貌則展衣色白爲是

蒙彼縐絺是紲袢也毛傳當暑袢延之服孔疏紲袢者去熱之名類篇袢延衣熱也據此則縐絺精而細

雖當暑用爲服熱氣解散無流汗沾濡之苦紲之言
洩袢之言泮也
邦之媛也毛傳美女爲媛女曰媛士曰彥皆德美之
稱非美其色也反言以深刺之

桑中三則

桑中錄刺奔之辭所以示戒也若朱傳以爲淫者自
言與其所思之人期會迎送如此則是里巷狹邪之
曲不惟不足以爲戒而反以爲勸矣且此詩三章曰
孟姜曰孟弋曰孟庸明是刺者指斥之詞不然何以
一人之身其時同其地同而所思期會者之多也雖

者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若云刺詞何稱亡國之音乎考史記昔師延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自投濮水之中則所謂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者紂之聲非桑中也故端臨馬氏曰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作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東萊呂氏與朱子往復辯論卒從序說其略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

者此類是也得夫子刪詩之旨矣

沬之鄉矣酒誥註云沬邦紂之所都處也於詩國屬鄘今衞輝府濬縣西五十里衞縣城古朝歌也殷武乙所都紂因之亦曰沬邑府志縣北有沬城其東二里爲上宮臺

孟庸朱傳疑亦貴族考漢地理志邶鄘作邶庸補傳云鄘本庸姓之國周末秦有庸芮漢有庸光又有受古文尚書者膠東庸譚

鶉之奔奔三則

鶉奔刺惠公也牆茨曰不可埽猶作爲不得已之詞

諒其情也至此我以爲兄我以爲君則知其亦旣安之而託爲惠公之詞以發其羞惡之心也至發之而無復存焉而國乃滅亡矣此鶉奔之所以先定中聖人蓋有微意存焉

朱傳鶉鵪屬屈大均曰鵪色黑無斑始緐鼠化終復爲鼠夏有冬無鶉毛有斑點始緐蝦蟆黃魚化終以卵生四時常有

序謂宣姜鶉鵲之不若故鄭箋解奔奔彊彊爲居有常匹不如釋文作乘匹之貌爲勝

定之方中五則

春秋傳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邱而封衞於是文公
立而建國焉此詩首章言營建之事次章述謀遷之
始末章明富強之本專美君德未嘗一字及於霸功
何居蓋文公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
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實有自強之術非專恃
分災救患也舜典曰溫恭允塞禹謨曰允執厥中而
是詩曰秉心塞淵夫秉心則能允執矣塞淵則能允
塞矣古來道統之傳主德之一衞文其庶幾焉
定之方中毛傳定營室也鄭箋定昏中而正謂小雪
時孔疏小雪者十月之中氣考定爲大水春秋傳水

昏正而栽是也蓋周時建亥之月農事已畢可以興作故營室之名始於爾雅以歲差考之唐虞建戌之月定昏中今時建子之月定昏中則土功視定昏為候蓋周制耳

作于楚宮朱傳楚宮楚邱之宮也考衛輝府滑縣秦時為白馬縣即春秋時衛之漕邑也縣東六十里有衛南廢縣即春秋楚邱文公自漕遷楚相去甚近故二章登漕之墟以望楚邱觀其旁之堂邑及其大山審其高下所依倚然後建國焉慎之至也

景山與京水經注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

邱城西寰宇記畏山在澶州衛南縣東三里衛南縣

即楚邱也京高邱也人力所作爾雅絕高為京春秋

傳莫之與京義同

匪直也人毛傳非徒庸君朱傳非獨此人皆欠明快

李氏詩所人字指百姓謂非特人之生聚也其秉心

塞淵即畜馬孳息且至三千義較直捷

蝃蝀二則

詩傳衛靈召子都於宋國人譏之賦蝃蝀詩說蝃蝀

衛靈公爲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靈公在春秋末昭

定之間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已歌鄘矣此詩

斷從舊說序曰衛文公能以道化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新臺牆茨所謂下以風刺上蝃蝀相鼠所謂上以風化下也

朝隮于西隮虹也玉歷通政經曰旦見於西爲雨暮見於東則雨止其占法與朱傳異田家五行詩曰朝日鱟不到晝蓋朝日虹升有不崇朝而雨必至者彼虹見而雨止晚虹耳孟子云若大旱之望雲霓蓋亦行雨之一證

相鼠一則

蝃蝀知恥也相鼠知禮也教化行而民有恥衣食足

而民有禮盂水之喻風草之應非徒虛言也而劉向列女傳以爲婦刺夫之詞失其旨矣

干旄一則

夏書曰若朽索之御六馬公羊傳曰天子駕六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示有事於天地四方蓋言夏禮也至周制則車攻吉日言宣王之事曰四牡孔阜四牡龐龐是天子亦駕四也此詩五之六之朱傳謂極言車馬之盛是天子駕四大夫反得駕六於制爲非典於語爲不經詩人必不然矣儀禮公贈士以兩馬春秋時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賵顏涿聚之子魯君以乘

車二馬遺孔子贈賢之典自古有之程子曰束帛乘
馬行禮於賢者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
也於好賢之旨庶幾近之

載馳一則

載馳許穆夫人謀存宗國也夫人之未字也許求之
齊亦求之夫人曰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一旦有車馳
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蓋是時顛覆已兆狄人之禍其
知之矣假使衛能慮患自結於齊國之存亡未可知
也至此載公渡河廬漕爲苟安旦夕之計漕不可久
衛不可復夫人所爲痛心而私計者也當是時齊桓

創霸可藉復國故首章欲馳驅歸衛以告其兄弟豈直唁之而已哉既得於義不獲果行則衛雖告難已終莫能效其力故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也二章追思往事致其悲咽纏綿反復莫可明言曰既不我嘉不能旋返既不我嘉不能旋濟恨其不用我言以致不能返國也曰視爾不臧我思不遠視爾不臧我思不閟言我今視爾之顛沛更無遠謀亦第思之不止而已耳爾衛侯也親之故爾之皆就衛言非指許阻歸唁者三章知許人之尤已愁鬱結而不解曰言采其蝱思療疾也卒章思控告于大邦若黍苗之待澤

曰芃芃其麥思陰雨也至於欲控齊國盡情乞救如包胥秦廷七日之哭而卒不得其人曰誰因誰極曰不如我所之傷庸庸者之不足與謀而總不如已之親反衛國也其後齊桓以諸侯之師城楚邱而衛以再造夫人之善謀可謂燭照而數計矣

詩學女爲卷五　　歙汪梧鳳著

國風

衛始居河淇間故殷墟今衛輝府濬縣之廢衛縣是也文公遷於楚邱今衛輝府滑縣東六十里成公遷於帝邱故顓頊之墟今大名府開州有顓頊城

淇奧一則

左傳韓宣子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宫文子賦淇澳澳字从奥从水釋文引草木疏曰奥亦水也博物志奥水流入於淇水經注肥水謂之澳據此則奥水名非隈也澳水入淇故言淇澳毛傳綠王芻竹萹竹朱傳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

也水經注曰漢武塞決河以竹爲用寇恂治河內伐竹爲矢今通望無復此矣惟王芻編草與昔無異耳愚謂淇上多竹復有綠竹二草而詩所咏則草也非竹也首章言其盛故曰猗猗次章言其色故曰青青卒章言其象故曰如簀簀牀簀也狀二草之藉地既平且密即所謂如茵如毯也若以綠爲竹之色則與青青複以青作菁爲竹之盛則又與猗猗複以簀比竹則竹之象直以疏簀之象橫以密其比物也不工詩人必不如是也

考槃一則

考槃遯世之士無悶於世也本義曰考成槃樂也兩山之間曰澗寬者澗居雖狹賢者見以爲寬也要曰邁同窩曲陵曰阿故承以邁義取窩藏不露高平曰陸故承以軸義取旋轉自如弗諼弗過弗告者有獨處之樂無願外之意所謂若將終身也淮南子曰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者其惟隱者乎此夫子删詩存考槃之意也

碩人三則

碩人列女傳以爲傅母作良是然謂婦道不正而論之非也蓋傅母始終隨侍莊姜得其備細閱其賢而

不見答於莊公故作是詩首章原其族類之貴次章述其容貌之盛三四章記其歸衛之初在途所見皆得之目擊故委曲瑣屑如此若從序說則柔荑凝脂非外人所得摹寫而河水葭菼施罛鱣鮪不倫不類何預莊姜而國人備述之耶

史記魯世家成王封周公子苴為邢侯路史周公之祚七靖淵封邢侯爵一統志齊武平初邢臺人有掘古冢者得銅鼎腹有科斗字云邢夫人姜氏墓考襄國城在山東順德府邢臺縣西南殷祖乙遷都於邢即此城也春秋時邢侯都於此為衛之與國隱四年

石碏殺州吁衛人迎公子晉於邢而立之閔九年狄伐邢齊人救邢僖元年邢遷於夷儀在順德府西百四十里有夷儀城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

春秋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考譚國在山東濟南府歷城縣西七十五里有東平陵城卽其地也

氓三則

氓之蚩蚩棄而後悔也以利交者利盡而交疎以色交者色衰而愛弛華落見捐不齒人類痛心疾首何地自容聖人登此不獨爲女戒也詩弋曰吾於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見君子立不易方之訓焉於反是不

思亦已焉哉見君子不終知敝之戒焉此無邪之旨也

水經注淇水逕頓邱北方輿紀要頓邱在北直大名府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

一統志復關隄在直隸大名府開州城西南古黃河岸北衛詩以望復關卽此

竹竿一則

毛鄭泥序不見答之語其取物比事皆失本旨宜從朱傳詩論曰載馳思歸唁之詩境變而思迫泉水竹竿思歸寧之詩境平而思婉信哉

芄蘭四則

詩說芄蘭刺霍叔也據竹書成王十年武庚畔是時霍叔已五十有四非童子矣故不如序說刺惠公爲是詩翼曰詩人忠厚不應直以童子目其君不如作泛刺爲長不知箕子仁人也黍離之歌呼紂爲狡童衞朔佩服成人而埶心不定放肆驕敖卒至見逐失位詩人憂而隱諷之所以爲忠厚也且說苑曰能治亂決煩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尚書註曰人君十二而冠佩爲成人藉非惠公何以泛然童子亦得佩觿韘治成人之事耶

容兮遂兮鄭箋容容刀也遂瑞也嚴氏詩輯曰容雍
容也離騷云遵赤水而容與祭義云及祭之後陶陶
遂遂嚴解得之

垂帶悸兮毛鄭悸悸然行止有節度朱傳悸帶下垂
之貌程子曰悸者執心不定也考廣韻悸心動也蓋
惠公修飾其容內無定見將必悚然心動也程子之
說爲是

韘有兩說毛傳玦也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利鉤
弦鄭箋沓也卽大射之朱極三以朱韋爲之韜食指
將指無名指利放弦字既从韋鄭說爲是

河廣一則

衛未遷時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則相隔一河故在衛思宋則賦河廣至宋襄立時衛已渡河都河南矣當戴公廬漕之先宋桓公逆諸河則桓公尚在也遷漕再遷楚邱至衛文十年而桓公始亡則宋襄卽位距衛渡河時已十年餘矣卽使桓姬思子爾時已不隔河矣尚曰誰謂河廣乎毛氏奇齡以爲非宋桓夫人思子之詩說所由來也然嘗考劉向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時請桓公立目夷公問故對曰臣有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是襄公未立

時嘗借省舅之名依母在衛惟恐旣立則難復往故預爲辭立其往來宋衛不無間隔故桓姬思子而作倚閭之望詩所謂跂予望之也此時襄公未立猶得往來故通體思而不哀次章曰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猶望其子之來非决絕之詞謂是詩作於襄公卽位之後者鄭箋之說序固未嘗言卽位也

伯兮二則

詩序辨云舊說以詩有爲王前驅之文遂以爲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而鄭在衛西則與詩言自伯之東不合陸氏詩學曰春秋莊六年有王人子突救衛

一事於時於地無不合自伯之東東與齊戰也愚謂
王人救衛非爲王前驅也一戰卽罷非過時不歸也
不如從孔疏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爲是

諼草本又作萱說文作藼或作蘐一名鹿葱花名宜
男埤雅草之可忘憂者故曰諼諼忘也董子曰欲忘
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忿
則贈之以靑堂靑堂一名合歡古今注合歡樹似梧
桐非草也朱傳混而一之誤

有狐二則

狐淫獸也欲嫁之不宜以狐比之集傳未安塗山歌

曰綏綏白狐毛色散舒之貌猶荀子綏綏乎其有文章也獨行求匹訓亦未安戴氏續詩紀曰有狐爲國人憫鰥夫則表國人之仁心固勝於彰寡婦之淫志旨哉言乎

之子無帶凡帶有二革帶加裳上所以懸佩大帶加衣上所以束衣今曰在厲則以衣涉水不可無帶束衣也

木瓜二則

楊氏龜山曰齊桓攘夷狄而封衛未嘗請命於天子是專封也不知漕與楚邱本屬衛地在齊桓亦不過

戍之城之而已春秋書城楚邱不言封紀實也夫子於衛風終以木瓜亦以見齊之大有造於衛不可忘也故曰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蓋許之矣

呂氏東萊曰徐氏云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埤雅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酸澀而木者謂之木桃木李大如木瓜而無鼻據陸氏之說三物一類也然考述異記桃之大者謂之木桃通志略榠樝一名木梨一名木李則自是三物且與尋常桃李不同

詩學女爲卷六

歙汪梧鳳著

國風

王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漢志河南郡河南縣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今河南府府城西有郟鄏陌

黍離二則

劉向新序衛宣公子壽憫其兄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說本齊魯詩曹植貪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說本韓詩齊魯惑於錯簡王衛不分固無論已

韓詩亦於詩義不合不如序說可據元城劉氏曰小弁云踧踧周道鞫爲茂草則黍離之感不待於大夫行役之時而已兆於褒姒母子僭亂之日追怨之詞有所歸矣

彼稷之穗朱傳穗秀也嚴氏粲曰論語註吐華曰秀是秀爲未穗今所謂秀則已成穗而秀茂與彼秀別不知凡穀之華皆吐於穗非華而後穗也故始苗曰秧分科曰苗既穗曰秀秀則穗而華矣嚴氏誤

君子于役三則

西周之世大夫非無行役也出有皇華四牡之勞入

有杕杜魚麗之燕人皆以爲盛典而且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會言近止感時物而卽知歸期未有如此詩不知其期者也蓋東遷政在諸侯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聘問求車求金錫命歸賵無有寧歲燕勞之典旣廢還役之會無期甚且戎伐凡伯於楚邱衞不能救則留滯之外更多顧慮矣故曰君子于役苟無飢渴而已歸非所敢望也

曷至哉鄭箋作我不知其反期何時當至哉輔氏廣嚴氏粲皆作不知其所至之處言其地之遠也次章

易其有佸方言其不知何時可以來會似有次第括至也毛朱同義陸堂詩學曰牛羊有欄括其關扃也太元美首四馬就括非其證耶謝康樂云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鳴則古人先有此解矣

君子陽陽五則

序曰君子陽陽閔宗周也君子遭亂世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據此則詩卽簡兮之義朱傳疑亦前篇婦人之作非是

右招我由房毛傳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蓋燕禮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卽所謂絃歌周南召南

之詩也鄭箋由從也欲使我從之於房中朱傳房東房也按房婦人出入之所禮記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儀禮主婦內賓受獻於房中疏燕時男子在堂婦人在房若樂官由房中入小寢禮無可考當從毛傳
右招我由敖敖敖翱翔舞之態也朱傳本鄭箋作舞位考舞位有表有兆有綴獨不見敖之名未可據
陳祥道禮書簧非笙也先儒皆以為笙中之簧其說拘矣禮記女媧之笙簧漢武內傳鼓振靈之簧神仙傳王遙有五舌竹簧經無明說豈亦古之遺制與
翻羽葆幢也春秋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何休曰鴻

羽也詩右手秉翟值其鷺羽皆羽舞也或鴻羽或翟羽或鷺羽總謂之翿

揚之水四則

鄭箋以揚之水爲激揚湍迅之水喻平王政教煩急朱傳以彼其之子爲戍人指其室家俱非是歐陽氏曰激揚之水力弱不能流束薪猶王室政衰不能徵發諸侯也彼其之子謂他國人之當戍者蓋畿內之民久戍於外更代無期不能無怨思焉竹書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曰戍甫戍許者脣齒相依兼戍二國也王氏應麟曰嘗謝戍申其

篤於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親平王忘讎也

河南南陽府春秋時申伯及鄧侯地南陽一名宛城申城在府北二十里括地志南陽縣北有申城周宣王舅所封左傳莊公六年楚滅申遂爲楚邑楚靈王會諸侯於申卽此城也

甫卽呂也虞夏時封呂望祖先於此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太姜皆姜姓也呂城在南陽府西三十里穆王以呂侯爲司寇作呂刑禮記曰甫刑唐世系表曰宣王世改呂爲甫故呂甫同稱後併於楚漢呂后封昆

弟子呂怨爲呂城侯邑於此今名董呂村

許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岳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太岳之嗣其地潁川許昌縣今開封府許州是也春秋時國小而近鄭鄭再滅之以爲俘邑後附楚靈公遷葉今南陽府裕州葉縣悼公遷奚今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廢城父縣是旋還葉又遷於白羽今南陽府鄧州析川縣是許男斯又遷於容城今荆州府東廢華容縣是蓋皆爲楚所遷也

中谷有蓷二則

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乾失水之地也谷是水

之生蓷處其中而乾暵故也修蓷之長者也長茂者亦爲所暵也濕下濕也下濕之地亦受暵葢非復下濕矣蓷之旱乾以漸而甚家之饑饉以漸而急始也嘆繼也歗終也泣家日以衰薄而夫婦相棄矣孫承澤曰周禮大司徒保息生養萬民有賑窮恤貧之典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則豈有相棄怨如此詩者采詩觀風周之政荒民散可知矣序以爲閔周信然

毛傳蓷鵻也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暵菸貌俱非是

說文暵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暵乎火蓷爾雅謂之

萑卽益母也方莖白華本草名茺蔚生海濱池澤非陸草也雖茨也

兔爰二則

春秋傳魯桓公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御之戰於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序蓋指此事然詩言百罹百凶非一事也詩傳詩說謂萇宏忠於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兔死非其罪與兔爰差合然此乃哀三年事於世次不符亦不足據詩所曰罹者患也憂甚於罹凶甚於憂吪者寐而起也覺寐而覺也聰寐而聞聲

能覺者也蓋周道衰微政刑紊亂君子及見西周之盛悲其晚遇而欲付之不見不聞也

毛鄭以雉兔喻政有緩急用心不均東萊呂氏以兔比諸侯恣睢雉爲周人自比皆穿鑿宜從朱傳

葛藟二則

春秋傳文七年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諫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則序所云周道衰棄其九族者不爲臆說蘇氏曰葛藟得河之潤澤以長大猶王族得王之恩施以茂盛也王今棄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我哉蓋宗

族人之根本也宗族不相庇他人又何望焉平王忘殺父之讎德申侯之立己所謂謂他人父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遠兄弟而暱他人而親親道廢卒未聞有異姓能扞王室者亦莫我顧之言信矣

亦莫我有鄭箋識有也左傳不有寡君杜註有相親也嚴氏粲曰莫我有視之若無也

采葛一則

采葛憂讒也小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之時乘隙而入如上官桀譖霍光伺出沐日奏之恭顯之譖蕭望之亦候望之出沐日上之忠臣義士一日不在朝廷

則讒說殄行並作矣周衰王聽不聰讒人高張君子
遇事出使懼讒問之易行也故以三物取興明讒人
之能使君心立變也葛始生至成就三月而可刈故
承以三月蕭爾雅謂之萩朱傳作荻誤禮記註謂之
薌蒿至秋乃可取用故承以三秋艾之用以久者善
所謂求三年之艾是也故承以三歲讒言之行一日
不見即如三月三秋三歲焉以采三物者之覩於物
變未有若是之速者也故序曰懼讒也

大車三則

序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

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朱傳周衰大夫猶有能以政刑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戴氏震曰男女淫奔相與期約事之有者也作爲詩歌用自播焉事之必不有者也故凡淫奔者之言作刺者述之之言也此詩述其畏大夫又述其死生相約誓何也謂其思之非不若是甚也然而且畏也奈何今之大夫不能畏其民也然則不陳古之德化而徒言畏威之末何也有其末者進之以本無其末者風之以末可以知本者爲言其本不可以知本者爲言其末也

大車役車兩轅一牛在轅內轂長半柯庶人之車也若詩所謂大車大夫之車非牛車也王朝大夫於禮當乘墨車墨漆之而不畫大夫出封則乘子男之革路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者孔疏此大車蓋革路也

禮書子男毳冕繅五就前後各五旒旒五玉用玉五十繅王之卿孤毳冕繅六就前後各六旒旒六玉用玉七十二繅王之大夫希冕繅四就前後各四旒旒四玉用玉三十二繅此詩大夫服毳衣則王之上大夫卿也釋名毳芮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芮菼

萑之始生者青而後潔璊玉頳色也毳衣之文備此二色

邱中有麻二則

此詩當以詩序爲正畱畿內之地春秋屬鄭今開封府陳畱縣地後爲陳併故曰陳畱子嗟周大夫食采於畱者世卿而賢又遯於荒野國人愛之無已故作此詩始猶望其來終則不忘其遺愛也

毛傳子國乃子嗟之父孔疏謂古人必有所本惜乎無書可證考春秋隱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邘之田於鄭地里考蔿東周大夫子國之食邑公羊傳鄭先處

酉或者蕉卽酉乎酉爲陳幷而陳滅於楚故僖二十
七年子玉治兵於蔿疑卽此地然無實據姑闕疑

詩學女爲卷七

歙汪梧鳳著

國風

鄭都新鄭今爲河南許州之新城縣初宣王封弟桓公友於鄭居咸林今陝西同州府之華州幽王八年桓公爲周司徒寄孥與賄於虢檜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其地號曰新鄭以別於初封之鄭故城在今縣治西北

緇衣一則

緇衣周之人美鄭武公也周詩而列於鄭美鄭也猶載馳許詩而列於衛賓之初筵衛詩而列於雅也桓公沒王事武公嗣司徒同服緇衣於私朝曰敝予改爲欲其久於位也適館授粲愛之之詞所謂好賢如

緇衣也館諸廬也在天子之宮還則還其私室非采地也陳祥道禮書曰先王之建都以處子弟公卿大夫大者百里其次七十里其次五十里使之朝夕涖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以至五百里之內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授田在鄉也鄭箋謂還在采邑之都列職於朝常往反於數百里之遠則是在途之日多而在朝之日少也鄭氏之說其果然乎

將仲子兮三則

仲子祭仲也託爲鄭莊公拒諫之詞以諷之歷來皆

從序所獨朱傳本鄭夾漈斥爲淫奔之辭以序爲無據然考左傳襄二十六年齊侯鄭伯爲衞故如晉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衞侯則是詩有關於兄弟不爲無據況國風之例多以君卿大夫比次於前民俗居後若民閒淫奔之詩何得次此乎上篇美武公下篇愛叔段則此詩爲刺莊公無疑蓋莊公殺弟之心蓄之已久投之大邑縱其欲而誅之已有成算祭仲不知而諫之故設爲不得已之辭以掩其情曰畏我父母即傳所云姜氏欲之焉避害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即傳所云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

口於四方皆昧心以欺人之言也詩人窺其隱而微
諷之曰仲可懷也曰豈敢愛之蓋詞雖拒仲而意實
與之豈眞有所不忍於其母弟耶
通志杞柳亦曰澤柳可爲桮棬者王氏應麟曰杞有
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
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杞也
陸疏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駮馬駮馬
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駮母
繫迷一名挈榼故齊諺曰上山斫檀挈榼先殫
叔于田一則

田爲田除害也四時之總名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皆於農隙而講武事也叔段雖性好田獵亦借以習兵詩人詳述其發倖者美段之詞以著段之必敗而刺莊公陷弟於惡之罪序說似勝朱傳

大叔于田四則

經義考曰鄭詩叔于田二篇其第二篇小序特加大字以別之今西安唐刻石經第二篇首章猶冠以大字自去序言詩含正義勿習而經文失其舊學者不

復措意矣

段有京城大叔之稱故題曰大叔以別於前篇毛氏奇齡謂此二詩皆泛美田者非指叔段言則大叔之稱不知何屬毛傳因獻于公所句謂從公於田亦非是蓋段之在藪在圃田也周禮豫州藪曰圃田爾雅十藪鄭有圃田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大叔居京在今開封府滎陽縣東南二十里去圃田不遠段弋獵其中獻所獲於鄭都故曰公所也莊公包藏禍心受之不卻詩人借暴虎以警之曰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豈特暴虎也哉

火烈具舉卽王制爾雅之火田春秋傳之焚咸邱烈烈山澤而焚之也孔疏以爲宵田而證其得衆非毛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解縱送作二事非是朱傳舍拔曰縱覆彇曰送承上善射來專指射最是然禮書云彇角端也與簫同覆彇二字義欠明縱與送皆舍矢也左手以指出羽曰縱縱之勿滯也右手以沓放弦曰送送之使去也

淸人二則

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

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是時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狄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清人清邑之兵也水經注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東南流卽故清人城也方輿紀要清池廢縣在開封府中牟縣西有清陽亭唐初置屬管州貞觀初廢然則鄭之清邑卽今中牟無疑或曰清池以水名也或曰清人因詩名也

左傳衛侯甯喜盟於彭水之上詩所謂彭在河上疑卽此

羔裘一則

詩傳子皮爲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左傳六卿餞韓宣子子產賦鄭之羔裘則是詩已列於風非子產作也序曰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朱傳曰蓋美其大夫之辭然詩三章不露一毫諷意美也非刺也從朱傳命天所賦於我者舍則居之而安也侯美也本韓詩毛傳曰君也稱大夫爲君於理不順三英裘飾也程子曰素絲五紽之類毛傳訓五紽云古者素絲以英裘而此復訓三德未免矛盾

遵大路一則

登徒子好色賦曰鄭衛溱洧之間羣女出桑臣觀其

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辭甚妙朱子本之以爲淫婦之詩然其舊說固嘗曰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乃持其袪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未可遽絕也其說似不可更

女曰雞鳴二則

此賢夫婦相警勵之辭弋鳧與鴈者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蓋射者男子所有事證以左傳賈大夫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於是始言而笑詩弋言加之與子宜之猶此志也毛傳宜肴

也朱傳宜和其所宜也如鴈宜麥之屬從朱傳鄭箋

子謂賓客也歐陽氏曰賓客一時相接豈有偕老之

理與子者皆婦人謂其夫也御其琴瑟莫不靜好是

夫婦相愛之意卒章來之順之好之方言來賓客而

順好之也雜佩以問張衡四愁詩曰何以報之英瓊

瑤何以報之青玉案是也一二章勉之以才三章勗

之以德

陸氏佃曰況鳧好沒與鴈常以晨飛故弋者必於明

星未沒時取之明星爾雅謂之启明註太白星也晨

見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太白卽俗所謂曉星毛

鄭謂將曉小星不見惟明大之星爛然雖不指爲啓明然將曉而大者惟啓明耳戴氏震曰太白在日下一晝夜左旋不及日不啻五分度之三不及恒星不啻一度五分度之三其不及日即爲一晝夜不及天之數幾六百日而不及天者漸退復其故處今步算家謂太白約二百二十四日右旋一周天非理之實此平行實度其高下之行星常附於日成環日之象故終古與日不相離也

有女同車二則

毛氏奇齡曰忽爲鄭莊公子即昭公也母鄧曼頗微

故使上卿祭仲輔立之有弟突即厲公也母雍姞爲宋大夫雍氏女頗有力故於桓十一年鄭莊之薨雍氏誘祭仲至宋執之奪忽立突使突歸於鄭而忽出奔衛此固忽之無如何者也但前此鄭忽至齊齊侯欲以文姜妻忽忽辭之曰齊大非我耦也旣而桓六年北戎伐齊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齊侯復請以他女妻忽忽又辭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趨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至是奔衛則坐失強援而至於去國雖兩辭齊婚不害君子然而昧於事機矣

鳳謂是詩憐忽非刺忽也初隱公八年鄭公子忽如

陳逆婦嬀則忽已有正妻矣而齊侯得請妻之者或者陳嬀已死忽將改娶詩故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正以木槿之華朝開暮落比陳嬀已不永年忽當復取齊女也忽之兩辭婚於齊也其理直其氣壯左氏所謂善自謀者非求援求繫者比國人以忽無亡國之罪而見逐因致恨於辭昏失援蓋傷之非刺也

德音不忘或本序齊女賢而不取句卽指齊女難者曰文姜內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劉氏彝七經中義曰齊人請昏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可釋衆疑

山有扶蘇二則

此詩之興毛鄭異說毛云喻高下大小得其宜然扶蘇非大木則其說謬矣鄭云喻小人在上君子在下以下章例之則橋松非惡木也釋文鄭以橋作槁謂枯槁也橋松喻大臣無恩游龍喻小人放恣皆曲爲之說非詩本旨愚謂子都美好而閑於禮法者狂且肆無禮法者扶蘇荷華顏色可觀故以興子都子充實良善之人狡童有貌而無實橋松游龍枝幹可用故以興子充言朝無良臣但見狂狡也故戴氏震以爲刺高渠彌祭仲之屬

詩傳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作扶胥

詩說亦然毛氏奇齡曰詩本作扶蘇唯毛傳作扶胥

胥蘇通字其云任孌人狂狡者左傳宣三年鄭公子

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師敗績狂狡輅鄭人鄭人入

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則狂狡本宋人而見獲於

鄭者其後任狂狡則無所據且獲狂狡者亦鄭穆公

非靈公也此以狂狡二字偶同故實之耳

蘀兮一則

詩義折中一章曰落葉曰蘀吹隕之也叔伯同姓之稱

鄭介晉楚之閒楚常伐鄭而晉不能救鄭大夫欲晉

之急已也故言蘀兮蘀兮風其吹女以喻楚風甚彊不止吹鄭并吹晉也叔兮伯兮苟能倡大義以攘楚則鄭自從而和之不止存鄭亦所以固晉也二章曰漂與飄同捲而去之甚於吹矣要成也久而不變深於和矣總案曰蘀兮勸晉急鄭也晉楚爭鄭無歲不勤諸侯左傳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則鄭望晉倡久矣蕭魚會後不復叛晉倡予要女非虛言也夫救災恤患大國之職也待小國之請而後圖之犐其職矣聖人錄蘀兮憫鄭而責晉也

狡童一則

序云刺忽箋云權臣擅命祭仲專也序意蓋本麥秀歌以狡童爲失國之刺然毛鄭旣以昭公爲狡童又以昭公爲子一詩而兩其稱謂非體也愚謂狡童權臣祭仲之屬也子指君也鄭自祭仲逐忽立突突欲殺仲不克出奔忽歸於鄭爲高渠彌所弑子亹立而被殺祭仲復立子儀傅瑕弑子儀而復納突二十餘年中忽突亹儀旋出旋入旋立旋弑方且惴惴奔亡救死之不暇而祭仲高渠彌之屬專制國柄生殺在手置君如奕棋豈非所謂狡童乎權臣專政朝樹私

黨雖有憂國之賢士不與共言事不與共食祿亦惟有變之至於不能餐息而已故狡童刺權臣也

褰裳三則

詩義折中曰褰裳刺無信也春秋襄公八年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詩有之俟河之淸人壽幾何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遂從楚九年晉伐鄭又從之盟於戲楚子伐鄭又從之十年晉又伐鄭十一年楚又伐鄭晉又伐鄭故鄭人賦褰裳以爲謀國者如

狂童之狂也昭公十有六年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晉必急鄭不敢使鄭復從楚也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言不鑒前人之狂恐後人未必能有終也然則此詩之義宣子言之詳矣

溱水在新鄭縣北源出密縣境一名澮水東北流至縣界與洧水合國語主芣騩而食溱洧即此芣騩大騩山也今名具茨山在新鄭縣西南四十里與密縣接界

洧水在新鄭縣南源出登封縣陽城山水經注洧水出密縣西南馬嶺山即陽城山也經密縣而東流入縣境會溱水爲雙洎河又東經長葛至西華縣入穎水左傳襄元年晉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又襄二十六年楚伐鄭涉於樂氏樂氏亦洧水津名又昭十九年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蓋古鄭城在新鄭縣西北溱水在北洧水在南亦鄭環衛國都之水也

丰二則

序則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

隨戴氏震曰此坊記所謂親迎婦猶有不至者是也蓋言夫俗之衰薄昏姻而卒有變志非男女之情而其父母之惑也故託爲女子自怨之詞以刺之悔不送以明已之不得自主而志終欲隨之後二章望其復迎已以行昏禮以名通在女子不必知其夫之字也叔兮伯兮便文連稱不知其字之辭非不知其人也或曰女子始有所爲畱者非與曰非也凡後世昏姻變志皆出於父母不出於女子詩言迎者之美固所願嫁也必無自主不嫁者也此託爲女子之詞正以見惑由父母爾使父母知男女之情如此惑亦可

以解矣

陸堂詩學曰鄭氏先註禮後箋詩往往欲改詩從禮如此章之以堂為根尤覺細瑣

東門之墠二則

東門之墠懷賢人也賢人不仕而隱於東門除地為墠植茜於阪以治圃為業有室家之樂無廊廟之志所謂可望不可卽者故詩人深惜之漢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霞百尺青壁萬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古人固用此懷賢矣

茹藘蒨草一名茅蒐一名地血無可疑者毛氏奇齡

曰茹藘茅蘆也引易林茹蘆在阪爲證此因漢書茅

茹有畦以成易林之誤不足據也

風雨二則

序風雨思君子也雞不爲如晦而改其鳴君子不爲

亂世而改其節故於風雨之夕聞雞鳴而思君子南

史袁粲傳粲初名愍孫峻於儀範廢帝倮之迫之使

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吕

光遺楊軌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

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凡古人

引用皆守序說其義不可易也

經義考載張氏次仲之詮風雨也既見君子則應喜矣然君子雖處山澤感時悼俗偏覓同心之交唔啞相對有不知其憂從中來者故曰云何不喜闡發微至覺古人聲淚俱下

子衿三則

序刺學校廢也襄三十一年傳曰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是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孔疏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毀學宮也程子

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也毛氏奇齡曰青衿一詩原屬風刺未嘗儇薄且亦漢唐以來行文之甚有據者如北魏獻文詔高允曰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嘆復見於今北史大寧中徵虞喜爲博士詔曰喪亂以來儒軌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如此引用不一而足他時朱子作白鹿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則亦用序說矣

毛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按爾雅衣背謂之襟交領也又衿謂之袸衣小帶也此詩衿字同襟領之別名非衣帶玉藻士

緼組綬緼黃赤色此云青組綬未詳

毛傳以嗣音爲嗣習誦歌絃舞不如鄭箋作嗣續其聲聞爲長曲禮禮聞來學不聞往敎故詩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揚之水一則

序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鄭箋作是詩者同姓之臣也朱子舊說云兄弟旣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按國風揚之水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命諸侯唐風言晉昭不能制曲

沃此詩言鄭忽不能制權臣皆興微弱也左傳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則昭公兄弟不得爲鮮言終鮮者兄弟爭國不保其初也無信人之言讀詩記以爲其大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是也

出其東門二則

嚴氏質疑曰此詩毛鄭泥序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室家之語其訓辭多失本義如鄭以有女如雲爲從風無定毛以匪我思存爲不存救急又以如荼爲喪服以聊樂我員爲時人見其相棄願其還自配合鄭以己妻時亦棄去願少留以暫相樂皆求詩之過也李

氏詩所曰嫉淫者之詩也天下之物有非分之所當者苟思存焉雖不求之而已累其心矣思不存則與已無與也豈獨女色一事哉

縞衣綦巾巾卽紛帨非婦人褁頭之巾聊樂我員員釋文曰本亦作云旋也小雅昏姻孔云左傳誰其云之古字員云通皆周旋之義荼茅莠也荼苦之荼苦菜荼蓼之荼委葉皆與此別匪我思且且留也言我思之所留雙聲爲次且單言爲且故且有留義茹藘以染絳裳色也衣則縞矣巾則綦矣裳則絳矣皆作者之妻服也

野有蔓草二則

詩傳曰白季遇郤缺於冀薦於文公人美之賦野有蔓草以鄭風爲唐風固是僞說然細繹此詩實思見賢者之詞非男女會合也左傳鄭伯享趙文子於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文子曰我子之惠也鄭七子餞韓宣子於郊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傾蓋而語贈之以束帛子路曰士不中道相見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淸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

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凡此三者或嘉零露之惠或善
皆臧之志或證邂逅之遇皆求賢之義也知此可以
讀是詩矣
陸堂詩學曰以殊色為美人盛於國策而靜女詩實
為作俑其餘國風及離騷無不以懷君友淸揚婉兮
齊人以美莊公晉曹顏遠詩褰裳非所難淸揚不可
俟蓋亦用以懷友

溱洧三則

朱傳此淫奔者自敘之辭今詩曰女曰觀乎士曰旣
且維士與女伊其相謔明是詩人作此以刺之非士

與女自敘也戴氏震曰止游女也鄭俗以三月合於溱洧之上以自祓除蓋國人成風如是因而至於士女相襍淫泆甚衆故敘其戲謔之言投贈之事使凡有妻子之託是以游者皆惡聞之而各自救止則風俗可挽正也夫未有言人之妻子與人戲謔而不愧且怒者固風諫之所爲作也

上巳之義三月建辰則巳爲除日故以除不祥後漢禮儀制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洗濯祓除蓋建寅之制也魏晉以後但用三日而上巳之名由存若周禮則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而已無所謂上巳也鄭

俗尚沿游藉此聚會不必上巳也韓詩傳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執蘭祓除薛君註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昔以漢證周朱子亦用此義非是

本草經蘭草主殺蠱毒辟不祥一名水香卽都梁香非今之蘭蕙夏小正五月蓄蘭爲沐浴也詩之秉蘭將以祓除於水上卽此草韓詩傳解作蓮與芍藥不同時且失祓除之義芍藥離騷謂之留夷廣雅謂之孿夷本草謂之餘容可作醬一名可離會畢將離故贈以芍藥也溱洧二水至新鄭已合流故上言溱洧

下單言消